

文艺

台州的好

当时只道是

寻常

□楼世宇

热热闹闹的“浙BA”，国庆期间继续给市民送欢乐。

国庆假期，宁波与台州的四支球队两两过招：10月2日，宁波队客场挑战台州湾新区队；4日，余姚队主场迎战台州队。

台州和宁波，同属浙东，互为近邻。台州的天台和三门，和宁波的宁海接壤。从古至今，甬台两地地缘相近，人文相亲，是“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”的伙伴。这次以球会友，两地的情谊必将更进一层。

1

儒释道，在台州都能找到源流

台州的地名，源自境内的天台山。天台山处于宁波、绍兴、金华、温州四市交界地带，是曹娥江与甬江的分水岭。

山有多高？1200多年前李白写诗说，“天台四万八千丈”，一看就觉得过于浮夸。查了一下，天台山海拔也就1098米。不过比李白稍晚一些的刘禹锡倒是认为，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”。

那么天台山上有没有“仙”？还真有。从天台，走出过大名鼎鼎的济公，以及和合文化的代表寒山、拾得。

这里，还是道教南宗的发祥地，丹香袅袅，仙气飘飘。

早在隋代，智顗大师就在这里创立了佛教天台宗，国清寺的隋梅，是国内三株最古老的梅树之一。北宋时，来自鄞县的僧人知礼在此学习天台教观，回宁波后，担任了延庆寺住持，“大开讲席，学徒云集”，延庆寺也由此成为“天下讲宗五山”之第二山。

唐至德二年（757年），广文馆博士、著作郎郑虔被贬台州。这位有诗书画“三绝”之称的才子，到任后大力振兴文教，使这个远离朝廷的地方，一时文风蔚然。

儒释道，中国文化的三大支柱，在台州都能找到源流。

汉魏时期，以今天的台州为中心，设置过面积辽阔的章安县，覆盖半个浙江和今福建北部，宁波的宁海也在其内。

这里长期就是浙东南的军事重镇。三国时，东吴卫温、诸葛直的船队，从章安港出发，直航夷洲（今台湾）。从晋至唐，这里建起了江南长城。明代，倭寇来犯，戚继光在此抗倭，保境安民。后来，章安的范围不断缩小，如今它只是台州市府所在地椒江区的一个街道。不过无论行政区域怎么划分，千年以来，处于东海前哨的台州，一旦烽烟升起，保家卫国的故事就会上演。正如鲁迅先生所说，这里的人们，有一股“台州式的硬气”。

2

八百多年前的
一桩公案

八百多年前，台州发生了一桩著名的公案。直至今日，孰是孰非，仍被争论不休。

南宋淳熙八年（1181年），浙东连降大雨，台州成为泽国，粮食绝收。宰相王淮急调理学家朱熹从南康军（今江西九江）转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，主持赈灾事宜。

朱熹风尘仆仆赶往台州的路上，遇见流民“扶老携幼，狼狽道途”，问原因，皆云“官司催税紧急”。朱熹又闻台州知府唐仲友“多有不公不法事”，不觉怒火中烧。

朱熹到任后，经“密切体访”、审问核实，发现唐仲友和天台知县赵公植等当地官吏不仅多方盘剥，还织就了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。于是，向朝廷连上三道奏折，弹劾唐仲友。不料，这些奏折都被王淮扣押。原来，这位宰相竟是背后的保护伞，王淮之妹是唐仲友弟弟的妻子。

说到王淮，他还是宁波鄞县云龙人、南宋状元姚颖的岳父。姚颖夺魁后，被王淮“榜下捉婿”。如今的云龙镇姚家浦村，仍保存着姚氏支祠等古迹。

朱熹可不管唐仲友、赵公植背后有什么势力，他索性又上三道奏折，表达了破釜沉舟的决心，直至被罢——他的第六道奏折，正是《乞罢黜状》。

有意思的是，今年9月13日，《解放日报》刊发《朱熹“惊心动魄”的监察谋划》一文，对朱夫子的正义行为予以赞赏。不料，9月14日，《北京晚报》发表《最不经意的角落》一文，对同一桩事给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。

《北京晚报》的文章，把角度落在涉及这桩公案的一个女子身上。她叫严蕊，既是官妓，也是台州知府唐仲友的情人。本来枯燥的故事，也因她的加入变得悲壮且香艳起来。

该文搬出周密在《齐东野语》中的记载，称朱熹弹劾唐仲友，狱吏办案时，凡列举的罪状牵涉严蕊，致其“一再受杖，委顿几死”。而“她宁愿承受肉体的摧残，也不愿玷污她所理解的‘士’的尊严。她守护的，是理想人格的朴素信念。这份信念让她在卑微的生命中，爆发出令人敬畏的、近乎固执的坚持”，简直就是“圣女”的化身了。



《严蕊〈如梦令〉词意图》戴敦邦 绘



台州仙居神仙居风景区。谢舒奕 摄

3

离开后，常会想起台州的好

严蕊的坚韧终于换来了转机。岳飞的三子岳霖奉命重审此案，他命严蕊“作词自陈”，于是，严蕊口占一首《卜算子》：不是爱风尘，似被前缘误。花落花开自有时，总赖东君主。去也终须去，住也如何住。若得山花插满头，莫问奴归处。

该文称，“岳霖听后，想必为之动容，当即判令严蕊无罪”。并称与朱熹同时代的洪迈在《夷坚志》中、邵桂子在《雪舟胜语》中，均明确记载《卜算子》为严蕊所作，同时将矛头直指朱熹。

然而，这样的结局，可信度能有多少？若真如此，朱熹岂不是成了迫害烈妇的小人？

事实情况是，周密本人就在自己的文后注明，他只是从洪迈那里以及坊间道听途说，对故事的真实性无法保证。而洪迈与朱熹早有过节。

朱熹一直反感洪迈，曾上书宋孝宗，反驳其投降主和主张，斥责洪迈是“奸险谗佞”之徒。那么，洪迈笔下的朱熹，哪里还会有正面形象？而且洪迈自己也说了，这篇文章是他从弟弟洪景裴那里听到的，言下之意就是没考证过真假。

而且，岳霖在审案过程中，会让严蕊以作词的方式自证清白？这也太儿戏了吧？

不幸的是，偏偏又遇上周密，未经查证就加以“复制粘贴转发”。经过这样的造势，不久韩侂胄上台，发动庆元党禁，右相赵汝愚被罢免，朱熹、彭龟年亦遭贬逐。

一直以来，朱熹在人们的印象中，都是一个严肃中带点活泼的学究，严谨审慎，凡事讲个前因后果，喜欢追根究底，“问渠那得清如许？为有源头活水来”。鲁迅先生大概也是这么看待朱熹的，他家的百草园卖给姓朱的人家，就调侃是“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”。读过朱老夫子的《四书集注》，怎么看也不像是会个刑讯逼供的人。

说回台州。我曾在那里生活过两年，彼时对这座古城并没什么特别的印象。前几日读到朱自清先生写台州的散文《一封信》，竟发现我和他有一模一样的感受。就是等离开后，脑海里会不断翻出台州各种的好。

朱自清先生写道：“我不忘记台州的山水，台州的紫藤花，台州的春日。”“台州一般的人真是和自然一样朴实。”“我对于台州，永远不能忘记！”

他也说出了我的感受。